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笔底烽火铸丹心

李微风
文二图



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艺术家李夜冰收到了象征着荣光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8月18日，组织部门为父亲李夜冰送来了一份特殊荣誉——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对父亲当年参加抗战的敬意和肯定。

父亲李夜冰1931年出生在太行山坳里的山西省平定县石门村（1953年划归河北省井陘县），七七事变时，他7岁，目睹了山河破碎的凄惨景象：“日寇来扫荡，乡亲转深山。村落成火海，老幼卧血滩。”12岁时，父亲因绘画天赋考上了晋冀鲁豫边区平东抗日高等学校。

在抗战岁月里，平东抗日高等学校像温暖的摇篮，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也深刻影响了父亲的人生道路。平东抗日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自山西、河北多个县市。学校的地址也不固定，随着解放区发展，先后在侧渔村、瓦岭村、神峪村这些太行山深处的村落留下足迹。那时候条件特别苦，到处都是战火，吃的也不够，师生们只能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挖野菜充饥，可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再难也没放弃。

学校的课程都与抗战紧密相连，教授“三三制政权”“统一累进税”等知识，旨在培养既能持枪战斗又能建设根据地的复合型人才。父亲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拿起画笔创作了大量宣传画，向民众传递抗战必胜的信念。没有毛笔，他收集猪鬃捆起来做笔，没有颜料，他用锅底黑、石灰、红土、黄土等来解决，一幅幅图文并茂的宣传画，留在了墙壁上、岩石上，成为动员、鼓舞民众参与抗战的利器，其作用一点也不亚于战场上的真刀真枪。对于这段豪情满怀的童年，父亲多年后写诗以记之：“幼年奋读烽火急，歌咏画笔助军威。亲历全民抗战史，太行座座是丰碑。”

1945年秋天，父亲参加了平定县委在瓦岭村举办的干部培训班。那时候日本快投降了，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又来捣乱，阎锡山还占着铁路不挪窝，形势还是很紧张。父亲和同学组成“随军宣传队”，在正太战役前线演讲、演戏、写标语，用文艺给大伙儿鼓劲儿。

1947年初，为了打下平定、阳泉，父亲跟着队伍到各村宣传。进了村子，就给老乡讲革命道理，帮着组织支前。他施展画画的本事，在墙上画海报，写大标语。战斗一打响，宣传队就跟着部队往前冲。在岩会村，敌人碉堡还在“突突”打枪，他们就冒着危险进村。阳泉解放那天，他和宣传队同志踩着桌子，在墙上画毛主席像、写标语，手都画酸了，心里却高兴得不行。

1948年，父亲又参加了太原战役支前。在榆次黄土坡的支前指挥部，他和王宇田搭档办油印画报。父亲跑到前线，画战士打仗、民工运粮的样子，刻成蜡板；王宇田刻字印刷，最后父亲上色。这些画报送到前线，战士们看了，打仗更有劲儿。

太原战役支前的日子里，民工们顶着枪林弹雨运弹药、救伤员。战士们自己过得都苦，还抽空帮老乡干活。父亲白天、黑夜画画，想把这些都记下来。因为画报办得好，他被调到部队民运科。春节前，太原还没解放，敌人往下空投毒米，战士们就在前沿阵地唱歌，故意让敌人听见。父亲也没闲着，抓紧时间画宣传画，在枪炮声里过了个一辈子都忘不了年。

从平东抗高求学，到平定、阳泉搞宣传，再到太原支前画画，这些经历成了父亲画画的根。往后的日子，他就用画笔，把对国家、对人民的感情，都变成一幅幅红色的画，给革命文艺留下了实实在在的东西。

缅怀牺盟会峥嵘岁月

梁建军

前几日，同学约我同去参观牺盟会太原市委旧址，我就对这段历史心怀敬仰，欣然前往。

我们在府东街与五一路交叉口的东北角集合，步行几分钟便抵达了目的地。我对牺盟会的初识，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读的小说《晋阳秋》。书中郭松等革命青年投身牺盟会、积极抗日的故事，许多场景就发生在桥头街、柳巷、太原县城这些熟悉的地方，让人觉得格外亲切。此刻站在旧址前，更迫切地想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牺盟会太原市委于1937年4月在国民师范组建，后因工作需要迁至精营东边街17号。眼前这座青砖四合院静静矗立，院内五个展室里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室通过史料、照片、实物等，系统介绍了太原牺盟会的发展历程与开展的各项活动，生动再现了当年抗日救亡的热烈场景，瞬间将我们的思绪拉回那个全民同仇敌忾、热血抗敌的年代。

牺盟会，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山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团体。牺盟会太原市委组建后，下设兵工厂工人、铁路工人和学生等专门工作委员会，联结起太原市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重点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吸纳了5万名工会会员，为抗战筑牢了群众根基。不仅如此，这里还承担着地下印刷厂、秘密交通线

的职责，负责吸收转运抗日青年，派遣牺盟特派员协助建立党组织，大力动员爱国人士投身救亡运动，为山西乃至华北的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参观完牺盟会太原市委旧址，我们意犹未尽，又辗转至山西牺盟会总部及山西新军策源地——山西国民师范旧址，想要完整探寻牺盟会的全貌。在那里的牺盟会展室，海量图片、图表与文物从不同维度铺展开来，勾勒出山西牺盟会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

七七事变后，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1937年8月，牺盟会着手组建新军，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同年11月太原失守，牺盟总会转移至临汾，继续发动各阶层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至1938年上半年，决死队已发展为4个纵队。在一幅决死队战士整装待发的图片前，同学定成驻足良久，触景生情地说起父亲曾为牺盟会运送枪支的往事，言语间满是感慨。

1940年初，牺盟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决死队也列入八路军战斗序列，奔赴抗日前线。

牺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却在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刻，为党积聚了抗日的力量。民族危亡之际，大批进步学生与工人成为抗日武装的生力军，他们奔赴抗日前线，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民族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忆英烈伯父

曹文珏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国又举行了盛大阅兵，身为“60后”，我亲历祖国蓬勃发展与社会祥和，生活于盛世，相较于那曾经战火纷飞的时代，何其幸福！

我的祖辈生活在山西平陆县曹川乡，此地与河南三门峡隔河相望，山坳间曾是祖先世代家园。2019年10月，父亲带我们返乡，探访他童年居住的老宅。我曾抚摸着那斑驳又发黑的墙面感触颇深，它们是祖辈生活的见证者。

我的爷爷是一位有文化底蕴的教书先生。父亲幼年时，奶奶就已不幸过世了。父亲排行老末，上有大伯、二伯。大伯生于1920年。1937年，共产党革命队伍进村宣讲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大伯从小跟随爷爷坚持不懈地学习文化知识，接受能力很强，在党组织的号召下，大伯坚定地跟随革命队伍走向救国救民的道路。据《河东烈士》记载，大伯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太行分校任八路军某部作战参谋，父亲曾见过他绘制作战地图，可惜家中无他遗照，父亲对其相貌也只记得“高高的个子”。

1944年，大伯回地方任平陆县武委

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大伯作为县委共产党接收代表参加了接收事宜。当时地方政府收缴大量日军物资，规定干部每人发一件日军呢子大衣，大伯见爷爷衣衫褴褛，便将大衣给了爷爷。大伯回来时还骑着一匹收缴的日军老马，好不威风。

解放战争中，大伯等人转入地下打游击。白天，他带警卫员躲在深山老林或坟地；夜晚，开展革命活动。1946年1月初，一个寒冷刺骨的夜晚，大伯带几名警卫潜入平陆县窑头村民宅窑洞里进行扩军工作，被同村国民党地主还乡团发现。双方交火，由于我方人少，几名警卫英勇牺牲，大伯遂被捕。敌人将他押送到运城，极其凶残地杀害了他。

1947年秋，平陆县解放，大伯却没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大伯牺牲后，二伯也参军了，在解放闻喜的战斗中腿部受伤。

大伯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在解放前夕壮烈牺牲，是无惧风险的革命者。他只是千万英烈中的一员，却让我真切读懂：没有先辈的舍生取义，就没有今日的山河无恙。这份记忆，我会永远珍藏。